

救國軍女總司令

莊 烈

——長白山下多麗人之七

夜審共俘貓戲老鼠

李文保再回谷口守備後，我與閻充檢查擄獲的武器都是全新的日本六五步鎗，那鎗管上的日本國徽——櫻花，都用銼刀銼平，痕跡宛然。記得民國三十九年，我在大陳島、披山打游擊，有一次到定海向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將軍要了十枝日本六五改造步鎗（六五口徑改成七九口徑），鎗管上的櫻花並沒有磨掉，足見共軍心細如髮，這是後話。我知道共軍這些鎗都是由俄國軍隊那裡補給過來的。

我國自滿清與俄國訂立璦琿條約後，百餘年來，受盡俄國禍害，為患之烈，實不下於日本，失去的土地，足有半個中國那麼大，如外蒙古脫離祖國獨立，也是俄國從中煽動的。曾有預言家說過：「俄國有一天會亡於中國。」如果我不能親眼目睹這一天到來，一定告訴子孫：「王師北定『俄京』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想到這裡，不禁百脈憤張，豪氣干雲。為了瞭解敵情，我要夜審俘虜，於是命令梁國恩會同直屬第一隊趙隊長，佈置審俘用的「大堂」，加派警衛，「大堂

地點，就設在警察分駐所舊址。

東北因「小豐滿」水力發電工程浩大，電力供應遍及東北及熱河四省，但自光復後，迭遭俄軍和共軍破壞，因此「羅圈溝」電源，亦早被切斷，沒有電燈。

「大堂」很快佈置好了，天花板上，懸掛了數盞馬燈，照耀如同白晝。公案後設了三個座位，由羈押俘虜的地方到「公堂」，一路上三步一崗，兩步一哨，戒備森嚴。梁國恩和趙隊長身配駁壳鎗，站立兩廂，威風凜凜。

此時天氣尚十分寒冷，室內燃起一個大木炭火盆，我也換了便衣長袍。審判開始，我與閻充、苑九和就座，吩咐一聲：「帶俘虜！先帶兩個女的上來！」

俘虜帶到，我仔細一看，只不過是兩個二十歲不到的年輕女孩子，而且面目清秀，氣質亦不俗。她們身穿黑棉軍衣，繫了一條皮帶，小腰瘦成一把，在堂前一站，顯得是那麽渺小。梁國恩走上去，把她們的帽子，刷的一聲，摘了下來，喝道：「向上邊敬禮！」她們聽了，昂然而立，不加理睬，苑九和霍的站起來，大怒道：「妳們

兩個爛貨！臭婊子！到了這裡，還他媽拉個巴子的，裝甚麼三貞九烈！看我斃了妳們！」說着掏出鎗來，咔嚓一聲，子彈上膛。兩個俘虜非但不怕，反像受了屈辱似的，哭了起來，道：「士可殺，不可辱！要殺要剝，隨便！」我向苑九和道：「今天晚上，情況緊急，請你加派一挺輕機鎗到谷口增援，以防不測，這裡的事情你不要管了。」苑九和聽了，悻悻而去。

苑九和走後，我和顏悅色的向俘虜道：「這是我們的團長，脾氣暴躁一些，不要放在心上，繼續回我的話。」一個俘虜道：「少假惺惺了，你和他一樣，都是『二丘之貉』。」梁國恩讀過書，知道這句話的含義，手按在鎗柄上，怒道：「大膽！妳敢出口傷人！」我把桌子一拍，喝道：「這裡那有你說話的份！給我出去！」梁國恩還在遲延，我又喝道：「還不快走！」梁國恩也快快的走了。一個女俘虜忽然嚷道：「我知道你是誰了！」我愕然道：「我是誰，妳知道？」她道：「你就是錦州國民黨派來的那個參謀。」我愣道：「不錯，我就是，請問妳是怎麼知道的？」她道：「我們政委恨透你了，說過捉到你，要

活剝你的皮。」閻充聽了再也按捺不住，怒道：「臭丫頭片子！給臉不要臉，個強對妳們沒有好處！」我向閻充笑道：「我自有主張，請妳暫時避開一下。」閻充也慚然離去。這時屋裡只剩下趙隊長了，我向趙隊長道：「你也出去。」

趙隊長走後，我問女俘虜：「妳們政委可是張仕毅？」答：「不錯，是張仕毅。」我道：「張仕毅想活剝我的皮，妳們二位是不是也想置我於死地？」說着我把身上的馬牌手鎗掏出來，扔到她們的腳下，冷笑道：「鎗在這裡，妳們請動手吧！」她們萬沒料到，我出此奇招，一時驚得呆住了。

我走下案來，從容在地上拾起手鎗來，咻咻連聲，拉動鎗栓，子彈跟着跳了出來，落了滿地。我道：「我知道妳們新加入共產黨，心地善良，不會殺人，我這樣做，只是想取信妳們，緩和一下我們之間的敵對氣氛，消除妳們對我的仇視心理。像妳們這樣蠻橫，我一再容忍，無非是爲了憐才，否則立可血濺五步，何必多費唇舌。」這幾句話果然有效，她們不再那麼倔強了。於是我高聲喊道：「梁國恩！沖三杯麵茶來！」一會兒，梁國恩沖好了麵茶，送進來放在桌上。我把閻充、苑九和坐過的椅子，拉開了一些，對她們道：「請妳們坐下來說話，一同來喝麵茶，天太冷了。」她們依言坐下，但不肯飲那杯麵茶。我舉起一杯麵茶來，飲了一口道：「沒有毒，放心喝。」一個俘虜冷笑道：「你是在演貓耍耗子把戲，好殘忍！」我道：「此話怎講？」她道：「貓捉到老鼠，先用爪子戲耍够了，再把牠吃掉。」

「我聽了哈哈大笑道：「比喻得好，妳們不覺得那隻貓與別的貓不同嗎？因爲他能嗅得出來，抓到的那兩隻老鼠，也不是一般普通的老鼠。如果我判斷不錯的話，妳們一定受過高等教育，否則那隻貓不會對那兩隻老鼠有興趣，妳們說，我猜得對不對？」我把杯子舉起來，道：「來！請先喝了這杯麵茶，繼續談下去。」她們果然跟着把麵茶喝了。」

陰霾一掃而空，她們對我已放鬆了戒心，於是我又開始問口供，是採坐着閒聊式的。於是我知道她們二人，一個叫王琦，一個叫張琴，都是二十歲，河北人，北大三年級學生，王琦攻文學，張琴習繪畫。我惋惜道：「妳們二位爲甚麼不讀完大學？」「功虧一簣」多可惜！」王琦道：「爲了追求理想，可以犧牲一切。」我道：「二位執迷不悟，我也不願和妳們多辯，以二位所學，可以更上層樓，這樣做，豈非浪擲天才，值得嗎？」她們聽了，默然不語。

無知女生誤入賊窩

梁國恩是個鬼靈精，又送來一壺麵茶和一盤熱騰騰的炒年糕，擺在桌上，還把火盆撥旺了，移到我們的腳下。如非烽火匝地，在這寒冷的冬夜裡，和兩個漂亮的女大學生圍爐閒話，是多麼令人豔羨！多諷刺，現在我們却各懷鬼胎。我道：「這麵茶，北方人過年的時候，都做一一些留着招待客人，喝起來又熱又香又甜，大人和孩子都喜歡。年糕過年更是少不了。」我舉箸讓客道：「來！我知道妳們沒有吃晚飯，一定餓了，

不必客氣，請用一些年糕！」她們也跟着吃起來，距離更拉近了。

我向她們道：「我離開家已經十年了，每次過年都會哭，尤其過第一個年的時候，哭得更兇。那是抗戰時期，我在西南，看到別人一家團圓，歡歡樂樂的過新年，不禁觸景傷情，悲從中來，整個大年夜，是哭着過的，不知那來的那麼多眼淚？」她們聽了，頗受感動，停箸不食。我繼續道：「小時候最喜歡過新年，那麼多好吃的東西，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給壓歲錢，我拿壓歲錢到大街上買冰糖葫蘆、檳榔蘿蔔，現在想起來都會流口水。」我嘆了一口氣道：「那種日子已經很遙遠了，多麼令人嚮往，如果不是戰爭，我寧願復員回家作老百姓，回到父母身邊，享天倫之樂。」她們更動容了。我道：「妳們離開家多久了？」答：「半年多了。」我道：「新年是在外面過的了？」答：「在軍中過的。」我道：「過年的時候，妳們可曾哭過？不會像我那樣傻吧？」她們點點頭泫然欲泣。我道：「妳們家裡的人，知道妳們的下落嗎？」答：「不知道，我們是跟着同學偷偷跑出來的。」我道：「這就對了，那是職業學生，妳們上當了，爲甚麼不寫信回家？」她們拉拉身上的破棉軍衣，苦笑道：「如此狼狽，愧對父母，那有勇氣寫信。」我道：「可憐天下父母心，無論妳們如何落魄，永遠都是他們的心肝寶貝。」她們聽了，黯然不語。

我兩手疾出，各抓住她們紅腫長了凍瘡的一隻手，她們驚道：「你要幹甚麼？」我道：「稍安勿躁，我沒有惡意。」她們沒有掙扎。我道：「

看！兩隻手凍成這樣子，多可憐？」她們聽了，異常惶惑，不知如何回答。我道：「請問你們聽了這句話，有何感想？」王琦道：「如果是友非敵，自然感激，可惜你是敵非友。」我道：「如果現在握住你們手的不是我，而是你們的母親，請問你們的感覺又如何？」她們不答。我繼續道：「當你們的母親看到你們的這雙手，會是怎樣的心疼？如果現在我把你們當成敵人，給鎗斃了，你們的母親知道了，是否心碎？」

她們聽了，終於流下了眼淚。我道：「現在我決定釋放你們，你們走吧！」於是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千元偽滿幣來，塞在她們手裡道：「每人五百元，拿着當路費，逃命回家去吧！你們的父母在等着你們呢。你們走錯了路，現在回頭還來得及。」她們二人聽了，忽然放聲大哭起來。我道：「夜裡不好走，先在這裡住一晚上，明天給你們找便衣換上；我會派人護送你們到朝陽火車站。」只此一念之仁，後來我由東北逃難到北平，見到了王琦，她給予我的回饋和柔情，使我終生難忘。

這場戰爭何日終了

第二天黎明，王琦、張琴已改扮成村姑模樣，一身布衣裳，長褲短襖，頭上包了一條布帕，把頭髮緊緊裹了起來。雖是一付村姑打扮，仍不掩其秀麗面孔，叫人看了暗暗稱羨。我派了兩個得力士兵亦改扮成商旅模樣，以便沿途護送，腰裡暗藏駁壳鎗，以防不測。因為她們二人不會騎馬，我又特別雇了一輛大轎車，給她們乘坐。

當我看着她們上車就道之時，心情十分複雜，欣慰中又像失落了些甚麼，正痴痴的想着，忽聽王琦叫道：「莊參謀！我們走了，那天到北平記着去找我，大恩不言謝，請多保重！」說着竟掩面哭了起來，那張琴雖不善言辭，也傷心的哭着。這時那兩個護送的士兵，勒馬過來問我道：「參謀還有甚麼指示沒有？」我道：「沒有了，一路小心，你們走吧。」只聽蹄聲得得，車聲軋軋，在曉風中漸去漸遠，終於不見。我不禁長嘆一聲，心想：「這場戰爭何日結束？」

部隊用完早餐，即向清河門出發，中午時分，清河門終於在望。清河門是熱遼邊區一個大鎮，東西一條大街，商店林立，有糧行、飯館、雜貨店，客棧門上懸着燈籠，店幌迎風招展，顯得十分熱鬧。我與閻充住進一家糧行，糧行掌櫃的叼着旱煙袋桿，親自出來接待，頗為殷勤。午飯時，飯菜擺在炕上，掌櫃的親自陪着，白白的大饅頭，黃黃的小米粥，熱騰騰的酸菜粉條白肉，大碗盛着，吃得十分開心。掌櫃的風趣健談，他指着一碗小米粥道：「這小米粥在我們關外平常得很，可是有一年我有事到天津去，在飯店裡吃飯，跑堂的叫我的小米粥，要不要來一碗？」他那裡知道我在家鄉頓頓吃，已吃得怕怕的。這酸菜粉條白肉更有趣了，酸菜家家都醃上幾缸，擺在炕前。我們東北人，晚上睡覺，習慣坐在炕上摳臭腳丫子，摳完了，把腳皮向炕前一撲弄，能不飛到酸菜缸裡去嗎？想想多不衛生？」大家聽了一陣哈哈大

笑。

少時，一個學徒過來給掌櫃的點煙，掌櫃的把長煙袋桿叼在嘴裡，吧嗒吧嗒的吸着，怡然自得道：「我也是從小年輕的（學徒）一步一步爬上來的，一熬就是十幾年，那滋味可真不好受！白天忙了一天，晚上還要伺候掌櫃的鋪床搗被，加上倒『夜壺』，那股尿臊味，聞在鼻子裡，甯提了，說多噁心就有多噁心！」我笑問道：「你現在還用『夜壺』？」掌櫃的道：「怎麼不用？東北天氣這麼冷，三更半夜，誰願意爬出熱被窩，到院子茅坑去小解，我們東北人都是光着屁股睡覺，不凍成冰棍才怪。」我道：「這也難怪，各地風俗不同，東北有一首民謠：『大姑娘叼着旱煙袋，窗戶紙糊在外，生孩子吊起來。』」正說着，忽聽外面傳來幾聲鎗響，我驚問：「那裡來的鎗聲？」掌櫃的泰然自若道：「鎗聲天天都有，八路軍剛在這裡退走，中央軍已訂在後頭追過去了。」我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國軍是那個單位的，你知道嗎？」掌櫃的道：「聽說是石覺將軍十三軍的。」

林家兄妹各領兵馬

飯後，我拿出兩百元「蓋印」的法幣來，給掌櫃的作為飯錢，掌櫃的堅持不收，但看到嶄新的鈔票，蓋着紅紅的印子，却起了好奇心，問道：「這是甚麼錢？我沒有見過。」我道：「這原是中國的法幣，因為東北剛開始接收，東北物價比關內低，幣制應重新制訂，但是軍費開支浩大，偽滿幣數量太少，不敷應用，因此東北長官部

杜聿明長官，特別想出這個變通辦法，把法幣蓋上東北長官部印戳，暫時流通使用，這種票子，一元可兌換法幣十三元。「掌櫃的聽了，方才明白。但後來東北經濟特派員張嘉璈到了瀋陽，深恐影響東北物價，竟不予承認，另發行了一種「東北流通券」，也是一比十三。杜聿明長官因失信於軍民，曾向最高當局提出辭呈，後經慰留。記得三十四年十一月，我在遼寧錦西縣，到一個前日本電報局長家裡洗澡，洗完澡後，賞了那個局長二百元，聽他說這二百元可够他家三口人過三個月的日子。到現在為時不過半年，二百元僅够付一頓飯錢了，東北局勢日非，由貨幣貶值之速，已看出端倪了。

當天晚上，有一個名叫林西慶的人到糧行來見我，我見這林西慶年約四十歲，身材頎長，談吐不俗，原來他也是搞建軍的，手下共有二千餘人馬，就住在清河門一座廟裡，希望政府收編。我答應第二天早上去看他的部隊，叫他回去先把人馬清冊造好。林西慶是遼寧人，北平朝陽大學畢業，雖滿腹經綸，偏不肯安份，學那「秀才造反」的勾當。他有一個堂妹更妙了，不習女紅，乖離婦德，和他哥哥一樣，也在搞建軍的把戲，自稱「救國軍總司令」，因慕武后武聖天姿縱橫，取名林盟。又傷漢明妃王嬙身世淒涼，又名林惜嬌。因為她頗有幾分姿色，又有才氣，頗能蠱惑人心。因為她的名字林盟，是兩「木」兩「目」組成，人稱「四目妖女」林惜嬌，在遼西一帶頗為活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

有人說：「她是戴笠的手下。」也有人說：

「她是白蓮教的餘孽。」就因為她的名字太響亮了，引起多少登徒子覬覦。聽說閻充的二弟閻惠恩，就會動過她的歪腦筋，結果受了一場羞辱，幾乎丟了性命。原來這閻惠恩，是一個不務正業的纨绔子弟，偽滿時期，仗着哥哥是旅長的勢力，在熱河赤峰一帶，走私包賭，聲名狼籍。他家裡已有妻室，還要外面拈花惹草，在巴圖營子就曾追過姜文揚小姐的姪女姜芝媛。因為他無所事事，就跟在閻充身邊鬼混，我頗不值其為人，因礙於閻充情面，暫時容忍之。

烏合之眾另有統馭

第二天清晨，我率同閻充、李文保、梁國恩、閻惠恩等五人，乘馬前去點閱林西慶的部隊。遠遠就望見廟外黑壓壓的隊伍，一字兒擺開，紅、黃、藍、白、黑旗幟，迎風飄揚，十分壯觀。林西慶身穿長棉袍，頭戴風帽，騎在一匹白馬上，見我到了，立刻命令號兵吹號歡迎。號聲停止，林西慶開始向隊伍訓話：「各位弟兄！大家聽着！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東北長官部特派這位莊參謀來點閱我們的部隊，以後我們就要改編成正式部隊，和國軍一樣，有糧也有餉（隊中響起一陣歡呼聲）。我們受了日本鬼子十四年的壓迫，現在日本鬼子投降，祖國勝利了，大家都有好日子過了（隊中又響起一陣歡呼聲）。想起東北亡了十四年，我帶着你們反滿抗日，多少弟兄們為國犧牲，現在他們如果地下有知，也會含笑九泉了。」林語至此，竟掩面大哭起來，隊中也有人跟着號哭。

這時閻充策馬來到我的跟前，向我附耳悄聲道：「真會演戲！」我聽了未置一語，亦未作任何表情，閻充只好訕訕而退。林西慶訓話完畢，也請我訓話，我因久聞林西慶縱兵殃民，上級已在徹查，不便向他們作任何保證，因婉拒道：「不必了，你把隊伍帶開，操演一下看看就可以了。」林西慶是「秀才造反」，所部亦是「烏合之眾」，那裡懂得甚麼操法，只在那裡胡亂跑了一陣，倒也十分熱鬧。林騎在馬上大聲叱喝着，往來指揮，稍不如意，即破口大罵：「他媽拉個巴子的！」最後竟連「三字經」也搬出來了：「你個媽的！你的馬還不快跟上去！」後來我因案繫獄，與林西慶同關在一間牢房裡，因而與幾個難友結拜成異姓兄弟，林是老二，我最小是老么。有一次，我問林道：「二哥！你是一個大學生，用髒話罵人，開得了口嗎？」林道：「這是統馭術，老東北軍就是如此，有人被張大帥罵上一句：『他媽拉個巴子的』，認為是無上光榮，因為捱過罵就快要升官了。」我笑道：「多妙的統馭術，二哥！我算服了你了。」這是後話。

看操完畢，我與林西慶並騎來到大廟他的指揮部，在休息用茶的時候，我問林西慶道：「聽說令妹林惜嬌也在建軍，名氣很響亮，我想去拜訪她，請你作嚮導，料無推辭。」林西慶聽了，滿臉慍色道：「這個丫頭不知天高地厚，前些日子我派人去和她連絡，商量合併的事，她不但語含譏諷，一言不合，還傷了我兩個弟兄。」我道：「原來有這回事，那只好我自己出馬了。」林西慶道：「也許參謀的面子大，試試看吧，哼！」

夜郎自大」，誰也不放在她眼裡。」這時有人把人馬清冊送到林西慶手裡，他接過來交給我道：「這是人馬清冊，請參謀過目，共有官兵兩千五百人，馬九百匹，請在上級多美言幾句，林某感激匪淺。」說罷一躬到地。我接過清冊略一翻閱道：「我回濟陽會向上級報告，請你多注意軍紀，約束弟兄，不可擾民，否則就不好說話了。」林西慶連聲稱：「是！是！」

策馬專訪四目妖女

我辭別林西慶，與閻充回到糧行，打聽得林惜嬌的部隊就駐在清河門郊外河邊的日本神社裡。日本在東北各大小城鎮都建有神社，內供奉天昭大神，日本人奉若神明，尊崇無比，經過神社都要立正行禮。可是自日本投降後，神社都遭中國人破壞，用以洩忿。我爲了取信林惜嬌，幾經考慮，決定先派貼身衛士梁國恩、隊長李文保持我的名片，先到日本神社去看她，傳達我的目的，說我要去拜訪她。很幸運的，林惜嬌不但表示歡迎，並邀請我和閻充、苑九和等，晚上過去參加她的歡宴。事情如此順利，頗出我意料，我終於可以看到這位嚮往已久的傳奇人物，「四目妖女」林墨的廬山真面目了。

下午四點鐘，我率同閻充、苑九和、李文保、梁國恩和閻充的二弟閻惠恩等共六人，乘馬前往日本神社。出了清河門大街，東行不久，遠遠就看見日本神社了，一抹青色建築，巍然壯觀。正觀賞間，忽見前面塵土飛揚，有兩騎飛奔而來，梁國恩和閻惠恩拍馬迎上前去，來人見到閻

惠恩道：「您是莊參謀？林司令特派我們二人前來迎接。」閻惠恩記起前仇，心裡覺得不是滋味，悻悻的道：「我是參水，參木（謀）在後頭呢。」

那二人聽了，又撥轉馬頭，向我奔來，見了我行禮道：「林司令特派我二人前來迎接參謀。」我道：「謝謝你們林司令，前面帶路！」少時來到神社，過了石牌坊，已見林惜嬌帶着兩個年輕的女兵，站在大殿階前迎候。我仔細打量她，年約二十五六歲，穿一件陰丹士林布旗袍，外罩灰風皮裘，一頭短髮，臉上薄施脂粉，淡掃娥眉，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俗，一派大家閨秀風範，大出我意料之外，不覺多看了她幾眼。那林惜嬌也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詭譎的一笑，然後肅容道：「參謀光臨，歡迎，歡迎，請裡面坐。」說罷在前帶路，進門是神社大殿，天昭大神牌位早已不見，正面牆上懸着孫總理遺像和國旗黨旗。她把我們讓進東邊一間房中，裡面沙發桌椅俱全，地上鋪着厚厚的猩紅地氈，大家落坐後，那兩個女兵已將帽子摘去，露出頭上兩條小辮子，往來穿梭，敬茶敬煙，忙個不停。

迎春花開未飲先醉

林惜嬌笑問我道：「參謀今天到我哥哥那裡去了？」我道：「是的，去過了。」她道：「我哥哥都和你說了些甚麼？」我道：「無非一些收編的事。」她道：「我哥哥對我不諒解，我們兄妹二人原來感情很好，爲了建軍的事，發生了一點小誤會，遂成水火。」她嘆了一口氣道：「唉

！誰是誰非，真是天曉得！」我不便表示意見，只有笑笑。少時有人進房來回道：「酒菜均已齊備。」林惜嬌站起來讓客道：「這是我的會客室，飯廳在後邊，大家請吧！」說完在前帶路。我們跟着出了大殿後門，是一個大院子，院內有花圃、噴水池，佈置十分幽雅。此時天氣尚冷，只有迎春花開了，綠枝黃花，在夕陽中迎風搖曳。院內一端，有一排青瓦平房，朱漆雕花木門，門楣上糊着白色棉紙，紅白相間，十分悅目。那兩個女兵，須臾不離林惜嬌左右，這時搶上前去推開木門，立刻有一股熱風噴了出來，原來廳內已生起兩個大木炭火盆。大廳中間擺了一張大圓桌，上面鋪了潔白的桌布，杯箸俱已擺齊。

大家就坐後，林惜嬌吩咐一聲：「上菜！」少時菜陸續上來，林惜嬌手握一個白色磁瓶向我道：「參謀！請看這是甚麼酒？」我向她手裡望去，瓶上的洋文一個也不認識，林惜嬌道：「這是俄文。」我道：「莫非是伏特加？」林惜嬌道：「參謀猜對了，正是伏特加，沒有好酒何以待嘉賓。」我笑道：「謝謝！」閻充道：「參謀量淺，不慣飲烈酒，聽說這伏特加很烈。」林惜嬌道：「是嗎？參謀今天一定賞個面子，好歹多飲幾杯。」我怕弄僵了，笑道：「略飲幾杯無妨。」林惜嬌笑道：「這才是，自古英雄才子，那有不近酒色的，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我看這個妖女狂得可以，未飲先醉了，宴非好宴，今天晚上倒要小心應付了。

林惜嬌吩咐一聲：「倒酒！」兩個女兵把全

桌酒杯斟滿，林惜嬌舉起酒杯來向我一照道：「乾！」咕的一聲喝下去。我也把杯中酒一飲而盡，只覺辛辣無比，入喉如焚，把眼淚都噙出來了。林惜嬌見狀，歉然道：「參謀果然不會飲酒，惜嬌知罪了。」我漲紅了臉笑道：「無妨，無妨。」林惜嬌心裡想：「路遙知馬力，酒後見人心，我見過多少浮滑少年、紈袴子弟，這莊參謀涉世未深，純樸可愛，我倒錯看他了。」不覺心中生了幾分敬意，因此她不再勸酒，自己也停杯不飲。這時她向那兩個女兵招招手，兩個女兵走了過去，林惜嬌和她們咬了一會兒耳朵，兩個女兵笑着走了。

任何樂器都通靈性

林惜嬌當即宣佈道：「有酒無樂，何以娛嘉賓？我叫她們取琵琶去了，待會為各位唱上一闕助興。」少時只見那兩個女兵換上衣裳出來了，上穿錦緞「鳳仙裝」小襖，下着百摺裙，薄施脂粉，淡點朱唇，一個手抱着琵琶走在前面，一個拎着個箱子跟在後邊，蓮步輕移，向筵前婀娜而來。那苑九和看了，瞪大了眼睛，鼓掌叫好道：「哇！好像的兩個丫頭！真是人是衣裳馬是鞍，這一打扮簡直變成天仙了。」那個提箱子的丫頭，把箱蓋打開，取出一付黃玉軫（弦樂器弦軸），與抱琵琶的丫頭商量了一陣，然後把琵琶上的木軫取下來，換上黃玉軫。

林惜嬌向大家解說道：「這琵琶上的軫原是木質的，只因天候隨季節變化而異，有時乾燥，有時潮濕，乾燥天軫以木質為佳，陰濕天軫以黃

玉為宜，現在屋子裡雖然生了火，但有大量水份，所以換上黃玉軫，這樣音色會更美。」我嘆道：「原來樂理如此深奧，我真是孤陋寡聞，好不慚愧！」林惜嬌道：「我對音律亦不甚解，這軫共有四種，除木質、黃玉外，尚有象牙、魚骨二種，都是為了配合氣候使用的。」我道：「琵琶這名稱就透着怪異。」林惜嬌道：「何怪之有，因琵琶整個形狀與枇杷近似而取的。」我道：「我看與葫蘆更像一些，為甚麼不叫葫蘆呢？」林惜嬌笑道：「葫蘆是青色的，枇杷是黃色的，因為琵琶是木製的，與葫蘆顏色迥然不同，我想就是這個道理了。你看這軫係採用黃楊木或黃玉製成，為甚麼不用紅木或翠玉呢？因為一種樂器的製造過程，除講究音色外，外形還要悅目，顏色也要調和，你再看看這琵琶上綴的流蘇，不也是用黃色絲線製成的嗎？還有任何樂器都是通靈性的。」我道：「這更奇了，樂器是無生命的，那裡會通靈性？」林惜嬌道：「師曠為琴灸目，蕭史吹簫引鳳，伯牙弦斷而識子期，相如琴挑以誣文君，皆歷歷可考。君不聞古人在撫琴之前，先要漱口、淨手、整冠、焚香，為的就是人琴合一，靈犀相通，你看我這兩個丫頭，不也都換上新裝了嗎？閒話少說。」她轉過頭去，吩咐身後兩個丫頭道：「你們就獻醜吧！」

哀豔悱惻神仙故事

只見那抱琵琶的丫頭，坐在椅子上，先把弦調弄了一陣，便開始鏗鏘鏗鏘的彈了起來，另外那個丫頭，手撥裙角，柳眉低蹙，啓朱唇，發皓

齒，唱道：「相見休言有淚珠？酒闌重得皺歡娛。鳳屏鴛枕宿金鋪，綺羅纖腰見肌膚。蘭麝香細聞喘息，此時還恨薄情無？」一曲唱罷，那彈琵琶的丫頭，把右手四指，在弦上用力一撥，鏗的一聲，憂然俱寂。

苑九和暴喝道：「好啊！我耳朵都聽得癢癢的。」說着用手指挖耳朵。林惜嬌看了，鄙夷的一笑，然後笑問我道：「如何？還可以聽嗎？」我道：「我非願曲由郎，只覺入耳動聽，餘音繞樑，倒是那歌詞豔也豔到了極處，但只有六句，應該是八句才對。」林惜嬌笑吟道：「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我聽了，恍然大悟道：「這是李白的『春思』，果然也是六句。」林惜嬌又問我道：「歌詞如何？」我道：「豔極，但不知是何人所作？」林惜嬌道：「這首歌詞更有一個纏綿悱惻、哀豔絕倫的動人故事，你想聽嗎？」我道：「當然想聽。」

林惜嬌道：「故事甚長，一時那裡講得完。」她把話題一轉道：「參謀今天來到清河門找我，不知有何見教？」我道：「久聞姑娘大名，我是奉命前來接洽貴部收編的事。」林惜嬌道：「不勞參謀費心，東北行轅已派人來點閱過了。」我道：「那太好了，東北行轅原在東北長官部之上，轄東北軍政大權。」原來到東北接收，除了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之外，上面還有一個「如朕親臨」的東北行轅，這行轅（或稱行營）組織，遠在抗戰之前就有了，全銜稱「蔣委員長××行轅（營）」，勝利還都後，蔣先生當選國民政府

府主席，因改稱：「國民政府主席×行轅」。行轅（營）主任職權甚大，可指揮當地黨政軍，因此成了軍頭政客爭奪的對象。東北行轅主任是熊式輝，字天翼，江西人，日本士官畢業，黃埔軍校創立，曾任教官，北伐成功後，一度出任上海警備司令，後發表江西省政府主席。就在他搭機由上海飛往江西接任時，飛機失事，雖大難不死，却摔爛了一條腿，人稱「熊瘸子」。他熱中名利，善弄權謀，是「政學系」巨頭之一，標準的政客。勝利後，某巨公特向蔣主席推薦他道：「天翼研究東北情勢多年，頗有心得。」蔣主

席聽信了，遂發表他出任東北行轅主任。迨杜聿明長官因病去職，東北情勢逆轉，熊怕陷身泥淖，亟謀脫身之計，某巨公遂再向蔣主席獻策道：「東北情勢殆矣，辭修威名遠播，挽救東北，非辭修莫屬。」蔣主席又信了，因此陳誠以參謀總長之尊，兼署東北行轅主任。按當時東北情勢，雖孫贛再世，諸葛復生，亦不能起死回生，陳誠受給尚不自知，最後終因憂勞過度，十二指腸舊疾復發，抱病回南京，後轉來臺灣，這是後話。

七兩為參八兩為寶

十八年間兩遊耶路撒冷

蔣治平

(一)

十八年前萬里航，中東訪問任翔。美蘇爭霸風雲急，阿以尋仇日月長。六日戰爭分勝負，千年恩怨未曾忘。耶城基督復生地，憑弔唏噓古戰場。

(二)

民族恩仇宗教爭，殊非外力所能平。厲兵秣馬蘇彝士，虛幻和平大衛營。西奈猶存聯國幟，戈蘭依舊動刀兵。波濤紅海萬千頃，遠遠傳來拍岸聲。

(三)

十年再莅鹽湖濱，舊地重遊景物新。兩訪聖城兩獻禮，半為俗務半崇神。二魚五餅大能顯，三教同源史蹟真。膜拜馬槽行大典，神恩普被不遺貧。

註：鹽湖即世界著名之死海

(四)

遊罷聖城匆整裝，來時猶似去時忙。途經雅典日方起，路過開羅夜未央。神女廟前賞古蹟，地中海上覽風光。雖然公務急星火，忙裏偷閒在異鄉。

再說林惜嬌說出她的部隊已被東北行轅收編，見我反應誠懇，心胸坦蕩，愈加敬重。因笑向我道：「我有一不情之請，不知參謀聽了，會不會見笑？」我道：「但講無妨。」她道：「我想借重參謀，屈就我的副司令，因為我的部隊正缺乏軍事人才。」閻惠恩聽了嗤道：「莊參謀是正統出身，前程似錦，將來位可封侯，豈肯幹我們這種雜牌部隊。」林惜嬌聽了，勃然變色，我怕激出事來，忙道：「姑娘盛情，在下感激不盡，此事容後慢慢再商量。」林惜嬌怒氣平息，繼續道：「因為我最近要到南京去一趟，部隊不能沒有適當人選代理，所以就想到了參謀。」我道：「妳去南京作甚麼？」林惜嬌道：「不瞞參謀，我要到南京向蔣夫人獻寶。」我道：「蔣夫人貴為第一夫人，甚麼寶沒見過？」林惜嬌道：「我獻的是東北三寶之一——人蔘。」我道：「人蔘並不稀奇，中藥舖、蔘行都可以買到。」林惜嬌笑道：「我獻的不是普通人蔘，你可曾聽說過：『七兩為參，八兩為寶』這句話？」我道：「聽說過，但不知如何解釋？」林惜嬌道：「蔘行藥舖賣的都是些一二兩重的蔘娃兒，再大就不易求了，我有一支八兩重的老山蔘王，價值連城，不是寶嗎？」我道：「蔘的神話很多，但不知蔘的妙用在那裡？」林惜嬌笑道：「不錯，蔘的神話是很多的，告訴你吧，剛才兩個丫頭唱的那首曲子，正是一個蔘仙的神話故事。」我聽了不勝嚮往的道：「那太妙了！你何時講給我聽？」林惜嬌笑道：「莫急，參謀要聽，就在今夜如何？」我歡喜道：「好！就這樣說定了。」（未完）